

## ※ 學林誌傳 ※

# 道開自烏法師與清初貳臣龔鼎孳

謝正光\*

順治三年(1647)六月，服官於朝之龔鼎孳(字孝升，號芝麓，1616-1673)接乃父之噩耗，攜愛妾顧橫波(1619-1664)倉皇南歸合肥治喪。及其北上復官，已是五載之後。近人孟森(字莼孫，號心史，1868-1938)據芝麓《定山堂詩集》撰為〈橫波夫人考〉<sup>1</sup>，細敘二人此行湖山文酒之樂，獨惜文中無一字及與名僧道開自烏(1601-1652)之詩歌唱酬。今作此文，重構道開方外之交，及其方內之際遇，以誌其具悲劇性之一生。

## 一、蘇州初晤

順治三年除夕，龔、顧舟抵吳門。翌日，應虎丘禪院道開之招，圍爐夜飲，有〈道公招飲虎丘以百史壁間韻索和歸來薄醉率爾成篇正使百史見之當笑狂奴故態也〉詩紀其事：

春陰初覆雨花壇，石虎高凌絕壑寒。入社攢眉容粟里，圍爐饒舌笑豐干。

松房雪欲停迴棹，梅驛書應勸挂冠。共喜燈前煨芋熟，不知何客五雲端。<sup>2</sup>

題所及百史，即陳名夏(字百史、伯史，1601-1654)。其〈虎丘道開方丈雲子集諸友賦詩予歸金陵〉詩云：

探奇虎阜即雞壇，燒燭群遊不畏寒。獨我懷書多隔歲，逢僧說法舊長干。

江楓半翦沈山雨，鈴閣齊搖響石湍。載得好音吟似雪，落花相贈綺千端。<sup>3</sup>

\* 謝正光，美國 Grinnell College 歷史系榮休教授。

<sup>1</sup> 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28-161。

<sup>2</sup> [清]龔鼎孳：《定山堂詩集》(民國甲子龔氏瞻麓齋重校本)，卷18，頁24b。

<sup>3</sup> [清]陳名夏：《石雲居詩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

考百史，江蘇溧陽人。崇禎十六年(1643)會試第一，殿試第三，入翰林。明年，京師破，百史投李闖。名列計六奇(1622-?)《明季北略》「從逆諸臣」。南都立，一度為弘光朝臣所追殺。後得脫，蓋蒙一虎丘僧送從海島入北，事見徐波〈初夏贈虎丘竹亭曇上人〉詩：

紗籠墨跡笑堪傳，滿壁塗鴉總棄捐。食報未嘗沾兩點，含悲忽已就弓弦。  
(壁間遺溧陽故相殘墨。申、酉(1664-1665)間亡命，匿師所。送從海道入北，驟貴。迄死，未嘗加報。)<sup>4</sup>

知當時傳聞，直以百史為知恩不報負心之人。收篇「含悲忽已就弓弦」，知詩作於順治十一年(1654)百史為清廷絞殺之後。

芝麓題中「歸來薄醉，率爾成篇，正使百史見之，當笑狂奴故態也」等語，頗具興味。一者，禪語薄醉歸來，則席上所飲非僅茗茶而已。二者，故作狂態以揶揄百史，所揶揄者，或即原唱中「獨我懷書多隔歲」及「載得好音吟似雪」兩句所表達，熱中宦途之情懷。

詩中「梅驛書應勸挂冠」句，則似諷示原唱所期待之「梅驛書」應為「勸挂冠」之訊息。芝麓與百史皆先陷於李闖，後又降清，身事三姓，皆同路中人。芝麓以熱中諷語百史，足見二人交情之深。道開隨芝麓相與笑樂，知彼此一見即投緣也。

芝麓另有〈再用前韻酬道公兼懷百史〉：

相逢車笠喜同壇，青眼能容范叔寒。誰到珠林吟白雪，迴如清廟立朱干。  
未馴懶僻嵇康牘，竟笑紛紜貢禹冠。南望應憐春色好，酒狂生事已更端。<sup>5</sup>

「同壇」，借張岱(1597-1679)《夜航船》中所記五代時三人築壇以丹鴉、白犬敵血而盟典<sup>6</sup>，表達百史、道開與芝麓間的友情，非貧富能移。「青眼」句以阮籍比道開，而以淪落之范叔自況，典出范睢布衣微行，須賈贈以綈袍。詩中兩聯所用「吟白雪」、「立朱干」，及「嵇康牘」、「貢禹冠」諸典故，則芝麓前作中「故作狂態

部》第201冊，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卷2，頁1（總頁644）。

<sup>4</sup> [清]徐波：《天池落木菴存詩》第314題，收入嚴志雄輯編，謝正光箋釋：《落木菴詩集輯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495。

<sup>5</sup> 龔鼎孳：《定山堂詩集》，卷18，頁25b。

<sup>6</sup> [清]張岱：《夜航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135冊，影印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藏清抄本），卷5，頁52a（總頁574）。

諷惱之語」之解說。結句寄語百史，回念江南，應獨憶其春色佳美，於我等早前「酒狂生事」，不必介懷。

芝麓攜橫波訪吳期間，與道開過從甚密；《定山堂詩集》中所收篇章頗富。卷十八有〈和答道公見贈之什〉，又有〈道公訂同秋岳過山中雨阻不果以詩見訊依韻和答〉<sup>7</sup>；卷六另有〈秋岳枉駕寓園留詩四章依韻答謝〉其三，「入座逢支遁」一句，自注「時虎丘道公在座」<sup>8</sup>。

曹溶字潔躬，號秋岳，秋岳、芝麓年輩相若，二人嗜好詩文相同，人稱「龔曹」。甲申難作，二人出處亦相類似。《靜惕堂詩集》卷三十收〈酬虎丘道公〉、〈道公致梅花十樹賦謝〉兩題可證<sup>9</sup>。

過山中阻雨不果，芝麓攜橫波輕舟訪十里山塘，但見兩岸到眼繁花，耳聽寺院鐘磬。及抵虎丘，得道開享以蔬筍，因有〈雨中泛舟看花因至道公方丈仍用前韻〉詩：

乘興真成訪戴游，憑高烟景澹如秋。半塘花送蓬窗濕，一寺鐘含蘚樹幽。

齋日筍蔬欣共飽，餘生瓢笠我何求。輕舟不惜頻來往，滄海滔滔正急流。<sup>10</sup>

詩中感歎浪急風高，遂發一瓢一笠之願。恐亦鐘鳴鼎食者偶爾之暇想耳。

另有〈白樵菴看梅兼贈關主聞照上人〉，亦與道開有關：

青林過雨石橋斜，鷗槳晴搖當鹿車。閏歲柳遲春餞臘（時正月晦日也），幽烏人借客看花。亂離括柘雲相守，步履林塘興未涯。生計轉慚靈運拙，十年閉戶已無家。<sup>11</sup>

白樵庵俗名鴨腳浜，在蘇州鳧溪。庵主聞照乃道開舊交。道開〈鳧谿即事〉詩：

霜茅葺縛未能成，慚負松風與澗聲。載月何期來菊候，烹泉不覺到雞鳴。

無營稍識閒中味，有累偏嫌老去名。漫說法門須荷擔，方應謀得一身輕。<sup>12</sup>

<sup>7</sup> 龔鼎孳：《定山堂詩集》，卷 18，頁 25a-26a。

<sup>8</sup> 同前註，卷 6，頁 14a。

<sup>9</sup> 〔清〕曹溶：《靜惕堂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45 冊），卷 30，頁 13a-b。

<sup>10</sup> 龔鼎孳：《定山堂詩集》，卷 18，頁 26a。

<sup>11</sup> 同前註，頁 26a-b。

<sup>12</sup> 收入〔清〕毛晉輯：《和友人詩卷》（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叢書集成續編》第 171

芝麓訪白樵庵，道開盡地主之誼為事先安排，乃情理中事。芝麓詩注「時正月晦日也」，知芝麓與道開同遊至此已一閱月矣。

徐崧 (1617-1690)《百城烟水》記庵「初名清照，萬曆間湛明法師建，文湛持太史為書『晉生公放生處』，更今名」<sup>13</sup>，殊不如錢牧齋所述為傳神：

去虎丘一牛鳴地，有庵曰白樵，相傳晉生公放生池。林木翳如，花藥錯列，笙歌酒肉，塵坩隔絕。信大士悉心之宅，學人營道之區也。<sup>14</sup>

道開墓即在文中所及之白樵庵。芝麓曾往哭之，留有〈白樵菴拜道公墓和蒼公韻紀感〉：

乍披宿草淚潸然，投老青山計未全。五月幽林花過雨，百年春夢柳吹綿。  
幾時寒菊詩盈袖，送我溪橋雪壓肩。筆墨尚留衣鉢在，移牀頻許竹扉眠。<sup>15</sup>

## 二、同遊揚州、淮北

龔鼎孳〈道開以像冊索題漫成〉二絕：

支公海鶴瘦相看，麗藻湯休興未闌。曾記虎丘春雪後，老梅疎影一枝寒。

落木空崖昨夜風，柴門想像月明中。隱居莫訝無山老，庾信羅含正轉蓬。<sup>16</sup>  
此題前有〈初夏偕善持君遊法相寺坐石浪軒筆墨閒適看作蘭數枝于壁間因漫題一絕冀他日重游山中幽窓竹石吾兩人不謂生客也〉，後為〈秋分同善持君冒雨重游天竺靈隱漫成口號十二首〉。知方值龔、顧暢遊杭州，正孟心史所謂芝麓「丙戌南歸以後，湖山文酒，時時有橫波點綴其間」之時。

橫波擅畫蘭，又能畫人物，道開不能不知。以自畫像寄芝麓索題，亦有示橫波同為丹青中人之意耶？

冊，影印《虞山叢刻》本），頁 28a（總頁 101）。

<sup>13</sup> [清]徐崧、張大純輯：《百城烟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續修四庫全書》第 733 冊，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卷 3，頁 5b（總頁 452）。

<sup>14</sup>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白樵庵建造彈指閣華嚴堂募緣疏〉，《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卷 41，頁 1416。

<sup>15</sup> 龔鼎孳：《定山堂詩集》，卷 25，頁 19a-b。

<sup>16</sup> 同前註，卷 36，頁 17a-b。

第一首起句「支公海鶴」，指東晉高僧支遁（道林，314-366）。「瘦相看」，與錢牧齋所記道開「長身疎眉，鳳儀高秀」<sup>17</sup> 近似。

第二首收篇「庾信羅含正轉蓬」，出杜少陵〈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末首「庾信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sup>18</sup>。帶出少陵當年飄泊之感，亦不無芝麓於道開有手足之情。

龔、顧湖上之遊，道開未預，惟不久三人即在揚州再續前緣。《定山堂詩集》卷三十三有〈與道開諸子過穆倩寓園〉五言排律一首，可證。

穆倩，即程邃（青溪，1605-1691），歙縣人，寄居揚州。其人博學工詩文，兼擅丹青、篆刻。揚州一地，車馬輻輳，南北文士客商之所聚，亦藝人如穆倩者治生之居處。穆倩集名《蕭然吟》，以詩歌記平生遊侶甚詳，康熙中葉前，路過揚州之文士，多得列名集中。

客居廣陵期間，橫波三十設悅之辰，繼為芝麓生辰，芝麓有〈冬仲三日善持君三十設悅之辰十七日又余始降達公於此月朔為誦經竟日感其意至因賦二首兼記歲月〉詩，心史〈橫波夫人考〉已詳其事。惟文中乃無一語及題中「為誦經竟日」之達公，即道開之法侶，僧名宗元，字達旨者。此題前為〈道開達旨慧謙三上人同于皇穆倩友沂集寓齋限韻二首〉。且芝麓卷十八有〈同達旨楚玉清瑟文漪登銀山絕頂〉及〈偕善持君至山半西來精舍同賦〉兩題，所及銀山與西來精舍俱在杭州，可證達旨原即龔、顧杭州之遊伴；西湖遊罷，聯袂北上探淮。

達旨僧名宗元，原作「宗玄」，諸記作「元」，蓋避康熙諱。衡陽吳氏子，桂林香林寺住持。冒襄《同人集》中〈三十二芙蓉齋唱和〉有芝麓〈後三日同諸上人再集芙蓉齋〉詩：

客罷竟無事，虛堂景物澄。留閒開白社，送影立蒼藤。

饑雀口難料，空山嬾最能。參差斜照外，落木冷如僧。<sup>19</sup>

下一題為次韻和作，標名「釋宗玄達旨」，詩曰：

試茗一窗綠，論詩眾慮澄。亂楓香破衲，殘照捲蒼藤。

<sup>17</sup> 錢謙益：〈道開法師塔銘〉，《牧齋有學集》，卷36，頁1268。

<sup>18</sup>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21，頁1843。

<sup>19</sup> 〔清〕冒襄輯：《同人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85冊，影印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冒氏水繪庵刻本），卷5，頁50b（總頁224）。

所習性如此，爭奇愧未能。故云形蹟外，寂寞有孤僧。<sup>20</sup>

邗上遊竟，芝麓挈橫波同程邃、道開北走淮陰。穆倩有〈從龔孝升先生聯船淮陰余赴馬司李頎公招也〉詩。抵淮陰後不久，道開即與芝麓作別。芝麓有〈將發淮陰過放生池別道開等倫二上人適彥清張君出邸中藏酒小飲椿巢兼示古器二種即席賦贈並留別兩公二首〉：

客居張仲蔚，今日破蓬蒿。雪色臨河壯，茅齋倚樹高。  
人從愁裏別，貧向酒中逃。君自要離偶，風塵惜寶刀。

溪上蓮花社，攢眉許一開。樽罍涵古色，風物澹荒臺。

世覺平原左，居同阮籍哀。不堪江館暮，鴈外有疎梅。<sup>21</sup>

第一首開篇張仲蔚，名見西晉皇甫謐(215-282)《高士傳》：「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sup>22</sup>李白〈魯城北郭曲腰桑下送張子還嵩陽〉中「誰念張仲蔚，還依蒿與蓬」<sup>23</sup>，已早著先鞭！

第二首「溪上蓮花社，攢眉許一開」中之「一開」，似為雙關語：攢眉一開，自是一義；酒樽一開，恐又一義也。遠公蓮社一開，陶來謝來，是「三關」矣，呵呵！上文述是年元日，芝麓與道開夜飲於虎丘禪房，薄醉而歸，是夜道開身為主人，恐亦不能終席以茶代酒也。然則二人初晤即夜飲，此日淮陰道別，又逢客中主人欸以舊藏之瓊漿。道開與芝麓，共道阮籍(210-263)不拘禮俗之事，彼此舉杯，互道珍重而別，可以想見。「世覺平原左」，當指陸機(261-303)，芝麓蓋云世人笑我「入洛紛紜興太濃」，孰知嗣宗身仕亂朝之「不得已懷」？古今達者，重喪而飲酒食肉，亦以阮自解。

綜上所述，道開與芝麓於蘇州初晤，繼而同遊揚州、淮北。途中皆得芝麓以詩記其事。讀其詩，知道開持戒不嚴；與芝麓共席，行酒一如方外之人。其率性而行，不受繩墨。孟森嘗謂芝麓之「於禮節大防，直為本性所不具。驚才絕艷，自

<sup>20</sup> 同前註，頁 51a (總頁 224)。

<sup>21</sup> 龔鼎孳：《定山堂詩集》，卷 7，頁 11a-b。

<sup>22</sup> [晉] 皇甫謐：《高士傳》(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年《叢書集成新編》第 101 冊)，卷中，頁 571。

<sup>23</sup> [唐] 李白著，[清]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卷 16，頁 789。



是天賦，以此為樂，遂不擇地而施之」<sup>24</sup>，與道開賦性實相近，似共宿契。何況道開「能詩，好石門；能畫，宗巨然」<sup>25</sup>，凡此皆道開贏得芝麓敬佩之由。

### 三、道開之叢林生涯

道開於叢林所歷，自以牧齋所撰〈道開法師塔銘〉最為周詳。今先引用牧齋之言，旋就所見，略作箋釋。

〈塔銘〉：

道開，吳門周氏子。父其鄉書生，早死。舅奪母志，投城東俗僧薙染，十年猶為啞羊僧。

《大智度論》卷三：「譬若白羊，及至人殺，不能作聲，是名啞羊僧。」<sup>26</sup> 比喻不知悟解者。隱言此蓋城東俗僧之過也！

〈塔銘〉：

遊武林，聽講于聞谷禪師，未竟，聽相宗于靈源論師。晝則乞食屠肆，夜則投宿木椳。孤篷殘漏，風號雪壓，束縵篝火，一燈如燐，指僵手瘃，墨堅筆退，燈炷就枕，口喃喃如夢嚙不休。由是貫穿論疏，旁搜外典，所至白牀椎，打論鼓，揚眉豎目，非復吳下阿蒙矣。

聞谷禪師，即杭州真寂寺之聞谷廣印(1566-1636)，得法於雲棲株宏(1535-1615)。生平詳牧齋〈聞谷禪師塔銘〉<sup>27</sup>。靈源論師，字大惠(1564-1636)，雲棲再傳弟子。兩人俱當時東南叢林一時之彥。然細審牧齋之意，道開之終得悟道，非關師授，純乎在己。故塔銘中「晝則乞食屠肆，夜則投宿木椳。孤篷殘漏，風號雪壓，束縵篝火，一燈如燐，指僵手瘃，墨堅筆退，燈炷就枕，口喃喃如夢嚙不休」云云，即道開個人悟道之歷程也。

〈塔銘〉：

<sup>24</sup> 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續編》，頁144。

<sup>25</sup> 錢謙益：〈道開法師塔銘〉，《牧齋有學集》，卷36，頁1268。

<sup>26</sup> 龍樹菩薩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第25冊，第1509經，卷6，頁80a。

<sup>27</sup>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68，頁1565-1569。

還吳，參蒼雪 [1588-1656] 于中峰。一見器異，命為維那。《楞嚴》席罷，留侍中鉢。

道開何年還吳，牧齋失記。惟道開年十八，嘗為蘇州廣生庵之前身觀音庵「增拓堂宇」，則無可疑。蓋其事既文震孟（字文起，號湛持，1574-1636）所親見，且撰有〈廣生庵記〉述其本末：

庵在郡城東，與玄妙觀連址，舊名觀音庵，……至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僧道開為增拓堂宇。始倡東林社，諸方龍象，望風遙集。大士威神之力，求子得子，有感必通。刺使毛公文煒有孫，抱危症，夢中以藥丸授之，過已其疾。刺使嘗著〈夢感〉紀其事。余因易其名曰廣生庵。庵與先忠烈祠相望，隔一橋。子與道公結世外交，每瞻拜先祠，必過其地，笑語移時，如遠公之過虎溪也。時天啟甲子。<sup>28</sup>

今尚有位於閶門內桃花塢下塘之文山寺，祀宋丞相信國公文天祥（字履善，又字宋瑞，號文山，1236-1283）。文文山嘗官平江知府，故自明正德以來，屢世奉祀。嘉靖二十年（1542），朝命改建，文侍詔參預其事，並為書文山〈正氣歌〉於堂之壁。越七十餘載，祠宇日圯，湛持斥資重修。故忠烈祠者，初為朝廷教忠而建，終則成吳中文氏宗祠。廣生庵既與之隔橋相望，湛持護惜之殷，可以想見。庵又為東林社友聚會之所，為之護持者，不獨文氏一族可知。〈記〉所及〈夢感篇〉之作者毛文煒，字肇明，萬曆四年（1576）舉於鄉，累官至袁州府通判。及辭官歸，以行輩高，講理學氣節勸勉後生，大有聲於鄉里。卒年八十四，為之傳者，即湛持同族兄弟從簡<sup>29</sup>。

湛持所記亦見《蘇州府志》：

廣生庵在亨二圖醋坊橋南，舊名觀音庵。元大德中僧智衍建，明萬曆四十六年道開為重興。<sup>30</sup>

萬曆四十六年，合公元一六一八年。道開生一六〇一年，時正十八歲。

文湛持長道開二十七歲，二人蓋忘年之交。〈記〉末借「遠公之過虎溪」故實，喻一己與道開之交誼。道開在湛持心目中的地位，從可見矣！其後湛持興復吳

<sup>28</sup> [清]馮桂芬纂，[清]李銘皖、譚鈞培等修：《（同治）蘇州府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影印清光緒八年江蘇書局刻本），卷41，頁34b（總頁292）。

<sup>29</sup> 此條蒙北大中文系陸寅教授提供，謹此致謝。

<sup>30</sup> 參註28。



之華山寺、中峰寺，得雪浪洪恩(1545-1608)之法孫汰如明河(1588-1640)及蒼雪分任住持，時在啓、禎之間。而道開於此時先後得侍蒼雪、汰如，當與湛持之力薦有關，毋庸置疑。

蓮社不止用慧遠典故，道公當日於廣生庵，實結此社。《堅瓠集》辛集卷二〈道開〉：

廣生庵蓮社已七十餘年，蒼書叔少時過庵，見道開師臥室粘燕子樓詩，因笑謂曰：「此豈禪室語，欲效臨去秋波耶？」道公曰：「『見說白楊堪作柱，怎教紅粉不成灰』。此亦說法也。」道開名自烏，能詩，善書畫，去世已四十餘年，為之憮然。<sup>31</sup>

據此，道開方外之友，另有同里褚篆（蒼書，1607-1700）。

〈塔銘〉：

〔順治〕六年蒼、汰二師，約踐更講《大疏》，實尸勸請。汰師至華山，命為監院。及其順世，開講堂、建塔院，刻《續高僧傳》，覆視遺囑，若操券契，蓋蒼師之傳云爾。

所及刻《續高僧傳》事，可補釋如下：

首者，蒼雪〈中峯大殿落成呈湛持文相國及諸檀護〉詩有「百務誰堪兼一身」句<sup>32</sup>，謙言非其獨力可當之。悼道開詩有「開山誰是久相依」句<sup>33</sup>，則明言中峰開山時，與其相依不棄不離者，惟道開而已！

其次，汰如〈崇禎庚辰閏正，協同護法諸公，立道開法友監院。實喜法脈得人，不獨山門有寄。賦詩志感〉詩：

法門已秋晚，付授難其人。百鍊出弘器，位序若有神。  
吾友集靈秀，謙慎邁等倫。承事無間然，水乳如一身。  
學者少慚愧，所至隨風塵。擎鉢嫌臂酸，尚可同艱辛。  
闊步忽蹉跌，至德尊鹽薪。乃知監院大，今日非無因。

<sup>31</sup> 〔清〕褚人穫：《堅瓠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261冊，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辛集卷2，頁39a（總頁299）。

<sup>32</sup> 〔清〕釋讀徹：《南來堂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冊，影印民國二十九年上海王氏鉛印本），卷3下，頁2b（總頁57）。

<sup>33</sup> 同前註，補編卷3下，頁20a（總頁128）。

標榜挽頹壞，磨礪成精金。知心會與廣，千古常為隣。<sup>34</sup>

詩中「隨風塵」、「嫌臂酸」、「忽蹉跌」等語，知汰如雖有憾於愛徒之操守，惟傳法傳衣，終未作他想！

汰如生前得道開之助，輯成《大明高僧傳》初稿，惟工程浩繁，汰如圓寂後，道開獨力殺青，得毛子晉為刻成，復撰長跋，就汰如委託之經過，以及其後傳法不傳衣之種種，略作敘論：

嗟乎，吾先高松，弱冠未迨，蚤事參請，知命甫踰，旋示泥洹。屈指流光，僅浮生之三十耳。電光駒隙，壽量幾何？迺講論疏解，著述觀心，繇因地至于果覺，孜孜矻矻，不知作幾許事業。自非願力宏高，載來示現，其孰能于此？即斯僧傳一書之成也，年未強仕，慨然以僧史有闕為心。遂南走閩越，北陟燕臺。若雁宕、石梁、匡廬、衡岳，絕壑窮巖，荒林廢剎，碑版所在，蒐討忘疲，摹勒抄寫，彙集成編，而後竭思覃精，筆削成傳。……

師門牆既廣，桃李成蹊，翹楚僧英，不無其類。不肖以椎魯無文，確懷固守。當紛紛轉徙之時，予惟腳跟牢站。故蒙先師嘉愍厥志，別貽青盼。山齋寂閒，手授淨瓶。摩頂至三，記荊亦再。曰轉相傳授，流注不絕，儼如黃梅半夜，信衣初付，非任力闢智所可力攘者也。其次，不肖住山，則曰：「不獨山門有幸，實喜法脈得人。」詩篇志喜，啓札相延，手蹟猶存，墨痕未燥，此闔郡護法所共同心，不能偏廢者也。至若拈華微笑，末後機緣，則簡端六字，擲筆神遊，曰「高僧傳托道開」是也。……

孰謂示寂之後，異議紛然，變端遽起。所以退讓名山，躬先剝削。負書行耳，遑及戈矛？烏抱書之白門，饑荒兩值，變亂相仍，海宇更張，人心鼎沸，遂不能卒業殺青。徬徨無措，歸而謀諸隱湖居士，樂成先志，助襄厥功，始克告竣。其艱難困苦之狀，未易以一言徧告也。幸有濟上平章、臨安司馬為之弁序。此二公者，表表人杰。殉難捐軀，足徵先師德業所致。黼黻典彝，並垂不朽。……

使師而有年，今且數玄豎妙于此，非師之千古也。即予膺先師之命。辛勤拮据，尚居此山，亦未為報先師也。惟此數編乃師之千古，今幸不負所囑，得

<sup>34</sup> [明]周永年：《吳都法乘》（臺北：丹青出版社，1985年《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3輯第19-28冊，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傳抄本），頁2342-2343。

壽諸梓，實所以報先師于千古也。先師以寸管發揚六百年來之碩德耆英，其功于法門不淺。烏以寸心報師三十年來之苦辛，實不敢負遺命而已，敢謂有功于先師哉？至若山之住與不住，命之遵與不遵，予且付之一笑。……<sup>35</sup>

汰如法嗣之諍，乃明清間江南一大案。道開身不由己，陷身其中，藉此跋文以自剖。文末「至若山之住與不住，命之遵與不遵，予且付之一笑」等語，其中所包含之辛酸，身為道開另一尊師之蒼雪讀徹，知之至詳。以下就《南來堂詩集》所收有關諸章，考論蒼雪處紛爭之態度。

首者，補編卷三下〈含光五十〉題，王箋引《賢首宗乘》中〈含光法師傳〉：

崇禎庚辰，高松〔汰如〕主金陵報恩講肆，人集萬指。公與戒雷並列東西序首座，由此道香流播，望重一時。還山未幾，而高松圓寂，臨終手授袈裟一頂為嗣法之冠，次呼戒雷，而戒雷已先一日逝矣。<sup>36</sup>

此云汰如主金陵報恩講肆，與其賦詩誌慶喜法脈得人，皆在崇禎十四年庚辰(1640)。後者在閏正，前者在暑間，而汰如圓寂，則在臘月。然則汰如於一載之間，出爾反爾，致道開自指定法嗣淪入次等戒雷之後，有負於道開。牧齋於此事，焉能不知？乃撰〈道開法師塔銘〉，竟不著一詞，其為汰如諱者明矣！

〈含光法師傳〉續記云：

先是，高松與南來徹公有分演大鈔之約，以九會為次第。次年辛巳春，南來自中峰移錫，臨講堂，而首司監寺者為道開烏。一日，以輯眾不協，忽遁去。群喙大譁。始一心推轂于公。<sup>37</sup>

含光法名炤渠，號鏡寸，道開里人。二人生同年。據陳乃乾《蒼雪大師行年考略》，含光二十二歲聽法於巢松慧浸(1565-1621)，後四年，復聽法於一雨通潤(1565-1624)。巢松、一雨，同師雪浪洪恩，而一雨之法子為蒼雪、汰如。含光與道開同師汰如，輩分相同，惟含光入門較早耳。

蒼雪之現身，道開之情緒難免波動；借故遁走，不難理解。此事蒼雪當時亦無隻字及之，直至十載之後，值順治七年(1650)，含光與道開年及半百，蒼雪為分撰賀詩，始作表態。先有〈含光五十〉：

<sup>35</sup> 釋讀徹：〈汰公大明高僧傳成喜而有作〉，《南來堂詩集》，補編卷2，頁11a-12a（總頁90-91），王培孫箋引。

<sup>36</sup> 同前註，補編卷3下，頁12b（總頁124）。

<sup>37</sup> 同前註。

出胎母難知今日，屈指成拳正及年。祇此一燈光不滅，繇來三世火相傳。

山鳴石鼓初登座，海湧奇峯四面蓮。何事舉揚難話會，草深丈許法堂前。<sup>38</sup>

繼成〈道開五十〉：

得髓多于得肉肥，休誇傳法共傳衣。水流有智何曾腐，鶴性無天不可飛。

師弟幾人看到老，苦寒能復念相依。月明正及新香阜，夜半猶聞叩竹扉。<sup>39</sup>

開篇兩句，頗具興味。「得髓多于得肉肥」，言道開得汰如佛法之精華（髓），故為法之傳人。「得肉肥者」，明指衣之傳人。「休誇傳法共傳衣」云云，明言傳法與傳衣，各有其人也。

憶昔年陳援庵先生論述清初僧諍，賢首宗道開與含光間法嗣之鬥，似可納入其列。

## 四、晚年遊事

自離華山至下世之十二載間，道開身無束縛，還我自由，得償平生好遊之願。故道開席不暇暖，或主虎丘禪院，或弘法於名山大剎，或為遊而遊，會海內之舊雨新知。以下述其晚年遊事，亦分方內、方外兩目。

### （一）方內

蒼雪《南來堂詩集》補編卷三上有〈甲申歲首雨中尋道開於虎溪上因而留宿時道開將再赴雲間講期余亦尋有婁東之行各賦詩志別〉詩。題所及「時道開將再赴雲間講期」，道開有〈重過雲間朱宗遠園居〉一首紀其事：

過從追昔日，菊信候重陽。葉脫如無遜，山寒欲上堂。

改移經手妙，迂曲再來忘。乍可攜琴去，相將刺海航。<sup>40</sup>

道開旋移錫超果寺。毛子晉來訪，值花朝節，子晉有〈甲申花朝超果寺訪道開〉詩：

花發片帆下，春風陸子基（寺為二陸宅）。殷勤非弔古，迢遞為尋師。

<sup>38</sup> 同前註，頁 14a（總頁 125）。

<sup>39</sup> 同前註。

<sup>40</sup> [清] 姜兆紳：《松江詩鈔》（嘉慶十三年松江姜氏敬和堂刻本），卷 57，頁 5a。

講徹香雲合，談深樹影移。石橋同過去，一笑動離悲。<sup>41</sup>

甲申花朝，約二月初、中旬間，尚在三月十九日國變前月餘。

道開作〈花朝子九過涅槃講壇設供有詩見贈次答〉：

出處雖無述，艱危亦有基。三年徒剩我，一滴敢忘師。  
石聚函方啟，盂香飯忽移。淨名神力在，饑渴復何悲。

繫艇逢花誕，閒尋日晡時。楸枰觀勝負，茗椀豎槍旗。

至道無今古，名山有盛衰。勉旃君意厚，慚愧是鍾期。<sup>42</sup>

第一首「三年徒剩我」，自承倉卒離山，至此三載，惟「我」則依然「故我」。「一滴敢忘師」，「一滴」云云，蓋汰如嘗作〈圓覺蚊飲〉詩，勸勉唸佛者，當知「一滴才飲，知大海所在，而全經自得」。繼又建議蒼雪名其齋為「一滴」。蒼雪感念其苦心，撰〈圓覺蚊飲題辭〉，闡釋汰如之說<sup>43</sup>。此言「一滴敢忘師」，實包含汰如、蒼雪二人。

題云「子九過涅槃講壇」，知道開所講乃《涅槃經》，此與〈塔銘〉稱道開「講《涅槃》於華亭」者，正合。

同年冬，道開應邀往嘉善講經。毛晉有〈道開法師應武塘相國禪伯之請敷講嘉善之大勝寺余於臘月廿五放舟葑江送之和陶與殷晉安別韻兼柬衍門〉詩。

武塘相國即錢士升（字抑之，號御冷、塞庵，1575-1652），浙江嘉善武塘人。萬曆四十五年（1617）殿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崇禎中累官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著有《南宋書》、《賜餘堂集》。有弟名士晉（字康侯，號昭自，1577-1635），萬曆四十一年（1613）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朱彝尊（1629-1709）謂「吾鄉科第之盛，數嘉善錢氏」，良有以也！

衍門禪伯指釋正止。蒼雪《南來堂詩集》補編卷二〈贈衍門止〉，王箋引《扶輪集》：「釋正止衍門，長洲人。」復設按語云：「《扶輪集》顧凝遠有〈景陵譚遠韻欲嘗珍珠塢楊梅同周安期劉石君僧衍門陪往徧遊〉詩，又有〈牛首秋巒時與衍門同

<sup>41</sup> 毛晉：《隱湖倡和集》（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8年《汲古閣叢書》第1冊），卷上，頁54b（總頁150）。

<sup>42</sup> 同前註，頁54b-55a（總頁150-151）。

<sup>43</sup> 釋讀徹：《南來堂詩集·附遺文》，頁2b-3a（總頁79）。

登)詩。」<sup>44</sup>

顧凝遠，字青霞，九思孫。承祖父蔭，遠絕紈綺，刻尚風雅。隱居不仕，築室齊門，即今之花谿，多蓄圖書彝鼎。居父喪時，哀憤賦詩，未嘗一至城市<sup>45</sup>。

徐波《浪齋新舊詩》第七十五題〈六月十八與陳古白呂子傳集顧青霞新構水亭觀粉壁畫松累石為地畫松其上〉：

水觸牆根為日久，新亭面此開軒牖。不能更問置亭時，有亭有水可無疑。  
已忘熱客披衣苦，便覺涼天列坐宜。壁間水氣堪嫵媚，松石無端思坐致。  
雙柯脫手助清寒，更令詞客歌其事。歌殘月出臥縱橫，恍聽螺溪嶺上聲。  
謂松能風余非佞，孰物有形無性命。主人累石畫者機，畫者含毫聽指揮。  
松不痴肥石不瘦，松耶石耶同時有。<sup>46</sup>

徐波贈顧青霞詩，另有第一一三題〈送顧青霞就試北雍〉；一二九題〈十七夜燈事轉盛士女縱觀從顧青霞家醉歸因書即目〉；一三〇題〈十九日顧青霞招同諸子訪陳古白于虎丘寓樓夜分而別〉；一三三題〈王德操見過陪訪青霞石君兩兄〉；一四四題〈望齊門之有金井也，菴以此名焉。自宋迄今，廢而復置。亡僧茶毘後，皆得藏骨其中，佛之遺教也。昔世尊滅度，飛天夜叉與諸天奪取頂中舍利而供養之。故知至人髮毛爪齒，皆能利益一切有情。況井中之骨，具足三世僧寶？是不可以無述。余與中峰汰法師、本菴處凝師、詞人顧青霞為唱導之首〉；一五二題〈元夕後一日顧青霞席上送劉石君游楚〉；一五三題〈春雨乍晴顧青霞邀同社泛舟虎丘拉陳古白廣陵楊姬飲至夜諸客隨路別去餘半還城而已〉。詩不錄。

錢謙益《東山訓和集》有顧凝遠次韻牧齋原唱第四首：

蘭缸背立暑宵深，浴罷凝妝繡閣陰。學士懶捫時事腹，美人歡結海天心。  
低蛾葉並眉舒色，幽吹簫同語出音。一笑故應無處買，等閒評泊說千金。<sup>47</sup>

汪學金(1748-1804)《婁東詩派》卷八有黃翼聖(1596-1659)〈譚友夏遠韻至吳中同集顧青霞池上〉：

<sup>44</sup> 同前註，補編卷2，頁13a(總頁91)。

<sup>45</sup> 朱福熙等修：《黃埭志》(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縣志專輯》第7冊，影印民國十一年蘇州振新書社石印本)，卷4「人物」，頁31a(總頁609)。

<sup>46</sup> 徐波撰，嚴志雄輯編，謝正光箋釋：《落木菴詩集輯箋》，頁115。

<sup>47</sup> 錢謙益：《東山訓和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叢書集成續編》第116冊，影印《虞山叢刻》本)，卷2，頁8b(總頁536)。



逢君卻話憶君時，吳楚風烟不斷思。詩句每從傳到熟，須眉翻與夢中疑。

微言竟日風生座，薄醉行廊影在池。園館卻能生別恨，暝烟衰柳雨迷離。<sup>48</sup>

周亮工(1612-1672)《讀畫錄》卷二〈周靜香〉條：「靜香以札招余曰：『僕所居園，雖無奇觀，然是顧青霞宿構。』」<sup>49</sup>知亮工罷官後所居，乃顧青霞之舊居。

## (二) 方外

道開晚年遊事，肇端於南京。蓋當日倉皇離山，攜之與俱者有汰如《大明高僧傳》書稿；上文所及汰如講經於南京報恩寺，范景文（字夢章，號思仁，1587-1644）嘗野服籃輿來訪，有一面之雅。抵寧後，道開持書稿乞序於范吳橋，弃其簡端。范氏欣然命筆撰序，見該書存世刻本。

道開訪范夢章，因得結識夢章之門客余懷(1616-1696)。余字澹心，號曼翁、廣霞，福建莆田人。二人初識，道開即以宋人錢舜舉（錢選，1239-1301）畫作相贈，澹心答之以〈題道開所贈錢舜舉畫二橋圖歌〉：

君不見，橋公二女流東吳，遂歸公瑾與伯符。兩人為婿足歡樂，年少英雄真丈夫。君不見，曹孟德，名為漢相實漢賊。銅雀臺高千尺餘，春深鎖閉無顏色。又不見，錢舜舉，丹青畫出雙雙女。錦茵羅袂交頸眠，一片芙蓉逗秋水。又不見，鳧谿僧，雲心鐵骨冷如冰，等閒拾得娥眉樣，不許相如聘茂陵。嗟余流落江湖客，禿頭蓬鬢兩腳赤。踏翻海窟真珠飛，欲喚佳人在今夕。古來萬事如浮雲，墜樓入井昔所聞。鬢者一怒劍光淬，至今笑殺平原君。老奸竊國何所醜，賣履分香為誰守。朱顏空損下江兵，此石翻為鄙人有。要知畫也原非真，畫者贈者各有神。出家豈是將相事，好色應推豁達人。莫言粉碎虛空少，情死情生何日了。但將真作畫圖觀，山雞一鳴天下曉。<sup>50</sup>

收篇「出家豈是將相事，好色應推豁達人」，方外人而與僧侶語「出家」、「好色」，二人間不拘形跡，從可知矣！由澹心之推介，道開又得與姜氏兄弟論交。姜

<sup>48</sup> [清]汪學金輯：《婁東詩派》（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30冊，影印清嘉慶九年詩志齋刻本），卷8，頁31b（總頁133）。

<sup>49</sup> [清]周亮工：《讀畫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叢書集成初編》第1657冊，排印讀畫本），卷2，頁19。

<sup>50</sup> [清]余懷著，李金堂編校：《余懷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81。

垓，字如須(1614-1653)，與兄採(如農，1607-1671)同服官於崇禎朝。如農因忤崇禎被杖，幾死。甲申頃，兄弟定居吳門。如須嘗往訪道開，不值。撰〈仲冬訪道開和尚未值時公有廣陵之行留贈二首〉：

雲崖蒼屋繞齋壇，雲滿山中北郭寒。芳樹寄懷尋法坐，草堂卜築近河干。  
蕪城烟雨長飛錫，隋嶺梅花不礙冠。深鎖重籬葬岑寂，空留明月照南端。

十年為別對寒花，步擔飄零水一涯。坐待倦雲歸夕照，愁兼閒鳥避春譁。  
娛親晚煮胡麻飯，供客新嘗柏葉茶。明發翻多遊子恨，蓬萊東去海門遐。<sup>51</sup>  
道開於南京遊事之最堪記者，迨莫若身預杜濬(1611-1687)在燕子磯餞別宴。

杜濬，即杜于皇，嘗見賞於龔鼎孳，已見前文。于皇《變雅堂集》有〈燕磯感舊〉詩，乃其晚年追憶崇禎十四年(1641)自南京揚帆往溫州，得其友好為餞別於燕子磯之舊事。前序列舉預會名氏及年齒：

歲在辛巳，余年三十有一。東遊鹿城，荷諸同人餞送於燕子磯者，為四明薛千仞，時年八十二；內江范仲閻；秋浦劉伯宗、吳次尾；莆田林茂之；桐城方直之；江寧顧輿治；雲間張友鴻；貴竹楊愛生。方外則道開、懶先。紅裙則崔未鶯、李澹如。狎客不記。今無一存者。和韻之次，緬懷疇昔，再成一詩，亦可以知余之老而無賴矣。<sup>52</sup>

所及諸人，年最高者推薛岡(字千仞，亦稱天爵翁，1559-?)與林古度(字茂之，號那子，1580-1666)。二人交甚篤。千仞有《天爵堂文集》十九卷。詩之集亦名《天爵堂》，千仞年八十，集其生平元旦除夕詩為一卷，起萬曆庚辰(1580)至崇禎庚辰(1640)。得茂之為之序，時稱盛事。

林古度與余懷，皆閩籍而長居金陵者。鄧文如先生稱林氏「父子皆有奇節」：

父舉人章崇禎中上書言事下獄，有聲海內。古度曾序刻《鐵函心史》。順治中又刻布〈洞庭女子詩〉十章。晚歲卜居金陵珍珠橋南陋巷中，貧甚。暑無蚊幃，冬夜臥敗絮中，猶以年輩為東南名士魁碩。兒時一萬曆錢，佩之終

<sup>51</sup> [明]姜垓：《流覽堂詩稿殘編》，收入姜垓、〔清〕解瑤等著，高洪鈞編：《明清遺書五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卷6，頁38。

<sup>52</sup> [清]杜濬：《變雅堂遺集·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394冊，影印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年黃岡沈氏刻本)，卷7，頁7a-b(總頁152)。

身。吳嘉紀為賦〈一錢行〉。康熙五年卒，年八十七。<sup>53</sup>

范文光（字仲闇，號兩石，1605-1652），四川內江人。天啟舉人，先官工部主事、轉南都戶部員外。燕子磯餞別，適在任上。後告歸，張獻忠（1606-1647）寇蜀，舉義兵。永明王立，拜御史，巡撫川南。清兵克嘉定，仰藥死。乾隆中賜諡中節。無集行世。

劉城（伯宗，1598-1650）與吳應箕（字次尾，號樓山，1594-1645）皆安徽貴池人，自幼相善，長而同為復社眉目。世稱「二妙」。餞別杜濬前一載，吳應箕與顧杲（字子方，號逋人 1607-1645）、陳貞慧、黃宗羲、沈壽民等，集諸生百四十餘人於南京，出〈留都防亂公揭〉以逐阮大鍼，大快人心。〈公揭〉即出吳次尾手筆<sup>54</sup>。

伯宗《嶧桐詩集》有〈遇道開上人於白門感時賦贈〉，繫順治二年（1645）：

兵氣江南始，吾生孰可憑。艾羅古有曲，丁昨世多能。

入耳惟蠻觸，關心誰土崩。祖劉不可得，祇望佛圖澄。<sup>55</sup>

方其義（字直之，號次公，1620-1649?），安徽桐城人。兄以智（密之，1611-1671）於崇禎八年（1635）訪吳門，有詩贈道開，見下文。

顧夢游（與治，1599-1660），南京人。與治及道開均蘇州「半塘詩社」之成員。《半塘偶集》有道開五律一首：

平原能好客，一集抵經旬。隄勝舟停白，廚芳饌出郇。

秋懷蓴鱸託，嘉節菊柑隣。鬪句皆名手，懸知得趣真。<sup>56</sup>

張一鵠，字友鴻，號忍齋，松江人。余懷《三吳遊覽記》敘順治初自南京放舟遊蘇松，友鴻嘗厚待之。入清後舉順治十五年（1659）進士，官雲南推官。因事罷歸。友鴻能詩，無結集行世。

<sup>53</sup>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臺北：明文書局，1986年《清代傳記叢刊》第20冊），卷2，頁282。

<sup>54</sup> [明]吳應箕：《樓山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388冊，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清刻本），卷15，頁10a-12a（總頁546-547）。

<sup>55</sup> [明]劉城：《嶧桐詩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21冊，影印清光緒十九年養雲山莊刻本），卷7，頁1b（總頁607）。

<sup>56</sup> 《半塘偶集》，收入《歷代綸音先世酬唱集》，見趙琪輯：《東萊趙氏楹書叢刊》（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年《華東稀見叢書文獻》第19卷），頁22a（總頁333）。按：半塘，在蘇州虎丘山附近半塘河。

與會之另一僧人懶先，法名大澍，字時乃，江寧倪氏子，嘉善寺僧。本師扈芷，與蒼雪偶遇於峨嵋，同來吳中。懶先與道開皆能詩善畫，所從之師又舊交，故情誼甚篤。論者謂懶先山水師沈充，蒼秀入神。有《瘦烟草》詩集，未見。蒼雪有〈畫歌為懶先作〉：

聚墨以為山，積點而成樹。碎雨灑芭蕉，點點紛無數。世人徒識山之面，阿誰解寫山之變。遠近朝昏自不同，橫側看來形轉換。意在筆先遲不得，免起鶻落早已失。了了成局於胸中，下筆氣吞千百幅。尺幅茫茫千里勢，起我煙波浩然思。淺水蘆花不見人，漁燈自照霜中睡。小景寒汀出蕙崇，葉公子高非好龍。潑墨噴水作雲霧，一龍點睛忽飛去。由來此道通乎神，明明畫松乃似真。月明深夜鶴來巢，踏枝不着空飛巡。買山況是我所欲，囊無一錢手空束。感此置身于其間，一邱一壑老已足。子所師兮吾所友，傾蓋相知到白首。詩名早已動公卿，衣鉢相傳賴誰某。懶瓚畫，懶殘禪。頑仙指點從此入，贈字呼為我懶先。前荊浩，後關仝，賞識曾驚老范公。彌大士，碧雲僧。衛洗馬，王右丞。一自思翁題品後，頓令聲價至今增。我以有聲畫，報子無聲詩。進乎子之技，還以心為師。袖拂溪藤平白地，拈起毫端在天際。樹木山川高下分，于無有處現一切。張僧繇，吳道子。古今手筆非不精，望之惟有長歎而已矣。噫嘻乎，技至於此此不朽，更有片言吾為剖。試看一點未生前，問子畫得虛空否？<sup>57</sup>

歌中「我以有聲畫，報子無聲詩。進乎子之技，還以心為師。袖拂溪藤平白地，拈起毫端在天際。樹木山川高下分，于無有處現一切」等句，謂繪事與禪理相通。

蒼雪另有〈次答懶先兼寄雲間諸君子〉詩：

一把茅棲瘦骨顏，夢魂幾度繞雲間。多時故舊猶存念，久病音書絕往還。

邊塞遙聞霜角轉，荒城驚見月弓彎。亂離此後猶懸隔，不敢相逢問出山。<sup>58</sup>

詩作於清師下江南之翌年，故云「亂離此後猶懸隔，不敢相逢問出山」。開篇「一把茅棲瘦骨顏」，則夫子自道也。當日淒惶之態盡見矣。懶先不久為亂兵所殺。

王培孫箋蒼雪〈畫歌為懶先作〉，亦錄此序，惟略去「紅裙則崔未鶯、李澹如。狎客不記」等十數字。似可不必！

<sup>57</sup> 釋讀徹：《南來堂詩集》，卷1，頁16a-17a（總頁24）。

<sup>58</sup> 同前註，補遺卷3上，頁23a（總頁114）。

序及詩均未記別筵在何月。惟據與會中吳應箕〈送杜于皇濬北上〉詩起句「西風八月水猶波」<sup>59</sup>，知于皇北上在八月。辛巳八月，正道開在金陵周旋於舊雨新知之時。

陳田《明詩紀事·辛籤》收史玄〈庚辰冬同松之、文將、掌文虎丘訪道開扁公〉：

步履尋開士，探幽及小春。琴鳴流水靜，花放衲衣新。  
黃葉千年樹，青山半醉人。還家無底事，蘭棹且逡巡。<sup>60</sup>

按：庚辰為一六四〇年，于皇別筵前數月，道開與江南士子交游頻繁。方外交，尚有史玄(?-1648)、徐崧(1617-1690)；文將即沈自鋌(1618-1680)，與徐崧為連襟；掌文即徐鑛，鼎革之際舉兵抗清而卒。

道開於順治九年歸虎丘東小庵擲筆而逝後，芝麓有不少追憶詩篇。《定山堂詩集》卷十三〈正月二十一日為先嚴誕辰過長椿寺禮誦默公出縑扇索書援筆寫懷遂成春日雜感二十首〉，題下注「為蒼舒、箬菴、道開、達旨、聞照、德宗諸開士」。其十四：

舊日雲霞侶，淒涼宿艸深。別來淹夏臘，歸去失人琴。  
沾臆愁開篋，題書勸入林。遣心知物外，情到那能禁。<sup>61</sup>

卷三十九〈過法公秋遠堂追憶道公〉：

把臂中林約未寒，十年香雪路漫漫。猶留鄧尉山頭月，為助幽琴倚石彈。<sup>62</sup>

同卷另有〈題道公畫〉：

雪後淮陰別道林，幾年空負買山心。只今人去秋山在，石上幽琴老淚侵。  
(其一)

花落禪扉春晝長，相攜步履野風香。白樵梅影蒼苔外，誰與閒人話夕陽。  
(其二)<sup>63</sup>

<sup>59</sup> 吳應箕：《樓山堂集》，卷 25，頁 27a（總頁 647）。

<sup>60</sup> [清]陳田：《明詩紀事·辛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續修四庫全書》第 1712 冊，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清貴陽陳氏聽詩齋刻本），卷 31，頁 8a（總頁 312）。

<sup>61</sup> 龔鼎孳：《定山堂詩集》，卷 13，頁 9a。

<sup>62</sup> 同前註，卷 39，頁 20a。

<sup>63</sup> 同前註，頁 22b。

## 五、結 語

道開出身於吳門一孤苦人家，先後於中峰從蒼雪、明河習內典，擅丹青，南京博物院藏有所畫山水一幀，乃為如皋冒巢民而作。見本文「附圖」。

此文初稿成於上世紀末，擱置多年。今值疫情高漲，足不出戶，乃重訂一過。期間蒙暨南大學中文系陳建銘教授細心通讀，刊訛之餘，匡余不逮。後生可畏，老朽感念不已！

憶余於一九七九年自古長安乘汽車往重慶，夜抵成都，宿一宵。飯後訪書肆，購得民國二十九年陳乃乾上海校印蒼雪讀徹《南來堂詩集》三冊、民國甲子龔氏瞻麓齋重校本龔鼎孳《龔端毅公定山堂詩集附詩餘》十六冊，攜歸客店，舉杯對新置舊籍獨飲至夜半。其後《南來堂》中之王培孫箋，大有助於余與嚴志雄教授合作輯箋徐波之《落木菴詩集輯箋》；近聞該書將於年前在滬上出版。《定山堂》則為余隨時翻讀之物，蓋余研治清初士人交遊之鑰匙也。乃知四十年前所得，雖不在善本之列，冥冥之中，亦有天意存焉耶？

2020/7/10

於美西蘭亭渡之停雲閣





道開山水畫

